

言情小說

繪圖五日緣

改良小說社印行

宣統元年二月再版



本埠批發所

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南洋官書局

外埠批發所

天津 保定 北京 漢口 蕪湖 廣東 官書局

文盛書局

印刷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南京路

總發行所

改良小說社

上海麥家圈街仁里口

定價大洋四角

第十四章

海上之風潮起

咄！天下好事。天必遣幾多之惡魔。以播之。弄之。阻之。撓之。破之。壞之一之。不已而益。以再而益。以三而益。以無數之么麼小魔。俾終不克底於成。而後已。咄！豈不怪哉。

五方雜處之春申浦上。蛇神牛鬼之下流社會中。讀者猶憶有一無賴之惡魔。嚮曾於偶然邂逅中。欲不利於月香等。而卒未得逞。習其人否。其人伊誰。則卽前所稱之小六是也。小六當日本意欲與楊某爲難。楊某巧避得免。孰意至是終不可避。而月香卒受其禍。

當小六之已得楊某而終被其逸也。心忿甚。誓必得某而甘心。乃與其狐羣狗黨之范阿二議。阿二者亦鏡吾同里之奴類。素識鏡月楊某等諸人者。茲適與小六同傭力於滬。聞小六議。彼固極喜。事者則踴躍贊成。知楊某赴蘇。乃糾合匪類。日往火車站。以伺楊某之歸。一不如意。事機偏巧。一真無可奈何。天下事哉。時適楊某與郭某妻辭月香而歸。方抵滬。范阿二率多人蜂湧突前。扭二人之衣。強拉之行。至一處幽。二人於一陋室中。二人猝遭此變。駭甚。不知何故。須臾一人啓關入。則小六也。睥目瞞腹。意甚驕悍。揚揚然睨楊某。大言曰。一咄！鼠子者。番識乃公否？汝私引良家女藏匿。何處速導。乃公往。不然。捉將官裡去。決不汝恕。一楊某及郭

某妻以導之往蘇。必將不利於鏡月二人。不之應。請偕回崇而酬以金弗許。

於是二人被拘者二日。悶甚苦甚。無可如何。乃乞哀於小六曰。一公等所欲得者。阿堵物耳。今公等必欲至蘇。然卽至蘇矣。彼等不知寓何處。誰與公等錢者。不如從我返崇。必有以報。報必厚。不爾必欲甘心於我等。我等卽死於公等。何利焉。一小六乃首肯。縱二人返崇。而使阿二從之行。

嗚呼。嗚呼。自阿二從楊某等返崇。而前途無量之風潮。從此起。自阿二從楊某等返崇。而鏡月二人雙飛雙宿之緣。至此而屆末日。自阿二從楊某等返崇。而陳氏子久蓄未發之毒。燄遂至此而大。

爆烈自阿二從楊某等返崇而鏡月二人前途無量數之慘劇遂接踵而至

驚笑曰嗚呼好事之魔何其多吾欲問天天不我答

第十五章

風潮大起

范阿二挾楊某及郭某妻既抵崇直至陳氏子家謂陳氏子曰一爾知爾妻之被誘而逸乎爾鄰郭氏子與爾妻通誘爾妻背爾挾爾妻而逸於蘇今二人在蘇賃屋而居居然一對好鴛鴦矣幸也天奪其魄郭氏子之黨楊某與郭某妻導爾妻而逸其返也適入予手予執之向彼等索爾妻彼等不從今挾以來爾其速向彼二人追還爾妻毋自悞毋忘指導者德一

陳氏子聞是言而色然驚而奮然怒而躍然起而噉然呼噪然吼曰。

一事急矣。機至矣。今欲與郭氏爲難。此其時矣。今欲奪彼姝以入吾手。此其時矣。今欲釋憾於郭氏子。令彼知乃公手段。此其時矣。時哉。弗可失。

乃報阿二以金而挾楊某等。以造季母之居。謂季母曰。

一日者。承母惠許以月妹。字姪已訂約矣。姪感甚。詎令戚郭某忽於五日前私致書其黨楊某等。令誘月妹逸於蘇母知之否。竊思母已以月妹許姪。則速與郭氏爲激烈之交。涉責郭某。父母速令惡黨楊某等交出月妹。此母之義務也。且借此問題藉

口而與郭氏爲激烈之交涉。則不患郭氏不出多金以乞哀於我。而買平和。此又母之利也。往說請速與姪行。

先是月香之出也。誑其母以從郭某妻。至滬購物。故其母不疑。惟日盼其歸。今聞是言。大駭。忿因贊成。陳氏子議。陳乃糾集無賴百餘人。與季母率之。洶洶以向鏡吾家。

黑雲湧。狂飆馳。急電飛。蟄雷吼。驚波捲。怒濤奔。如狼如虎。如蜂如蟻。之百餘人。洶湧距躍。一擁而入。郭氏之門呼者。詈者。呵者。叱者。攘臂者。摩拳者。拍案者。捶桌者。碎門者。破壁者。作投水。刎頸狀。以覓死者。號者。哭者。跳者。躑者。各出全力。以與鏡吾之父之母之家。人爲難時。而扭結時。而叫罵時。而毀物時。而毆人時。而聲言欲興。

訟時而聲言欲毀楊某等二人家時而聲言欲致命於鏡吾之二老時而急時而緩時而迫時而弛一時物聲人聲男聲女聲喧嘩聲勸解聲驚呼奔走聲賊異傳播聲雜沓並起於郭氏之宅之內之前之後之左之右鏡吾之父性素懦善求之不聽勸之不解哀之不顧嚇之不動搓手頓足疾首蹙額無可如何

寇深矣可若何時郭某妻已於閨中潛遁楊某猶爲諸無賴所挾持鏡吾父不得已乃許卽日親與楊某赴蘇尋月香還彼等哀之至再至三一般之惡魔乃首肯

是夜鏡吾之父坐以待旦而百餘之惡魔徹夜喧嘩枕藉於堂中次日鏡吾父卽同楊某一葉扁舟向滬江而去

既抵滬。卽日乘末班火車赴蘇。

咄！岌岌乎殆哉。鏡月二人之緣。遂於是焉將絕。

鸞笑曰。中間一段如花飛如雪。滾如潮湧如風馳如萬馬齊奔。如百卉競放。令讀者眼花撩亂。心動神飛。的是奇文。讀結末一句。不覺忽如冷水澆背。

第十六章 可憐哉晴天之霹靂

可憐哉。鏡。吾可憐哉。月。香。

此時鏡月二人。僑寓吳門。蟄居旅舍之小天地中。終日坐對。恰如一雙燕子。並巢幕上。比翼呢喃。幾不知世間有憂患事。至此已第五日。

狂風忽來。天地改色。閭門外。嗚嗚之汽笛聲。已送鏡吾父及楊某。所乘火車而至。時鏡月二人。尙在鼾。好夢中。鏡吾方携月香。並坐水晶簾下。品茗清談。忽聞叩門聲。甚厲。以爲旅館之役人也。洒然問曰。叩關者誰？一門外應曰。予！一聲入耳。甚熟。而不知究係阿誰。鏡吾乃啟關視之。噫！異哉！異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鏡吾父偕楊某入也。而鏡吾大驚。而月香亦大驚。而二人斯時。色頓變。氣頓沮。月香則起立而戰。鏡吾則急前問曰。大人何來？一鏡吾父不待詞畢。厲聲叱之曰。咄！畜產！汝瘋乎？汝喪心病狂乎？汝猶問我何來。汝試問汝自己。胡爲而居此！一

鏡吾。蹙甚。月香亦蹙甚。皆口呆目定。垂手木立。不知所出。

久之。鏡吾父乃長嘆而言曰。『嗚呼畜產！汝累吾至此。汝猶在夢中乎？』於是始詳告以家中種種可駭之現狀。嗚呼可憐可憐。二人至此。真如晴天一霹靂。

鏡吾顫。月香亦顫。四目相視。急淚交迸。

鏡吾父又叱曰。『畜產！累吾至此。猶思遷延支吾。作兒女態乎。速隨吾歸。毋稍延。』

又怒目視月香曰。『聞之否？事已至此。吾亦無他語。但勿再累我老翁。請速歸。』

斯時也。鏡吾可憐。彼思數年來擇偶之志。願今方得遂。而忽焉破。

於。一。旦。可。憐。彼。思。彼。與。月。香。數。年。來。相。愛。之。痴。情。今。方。得。合。而。忽。
焉。決。裂。於。一。旦。可。憐。彼。思。數。月。來。多。少。之。周。折。總。爲。達。今。日。之。目。
的。以。期。他。年。之。偕。老。乃。雙。棲。僅。五。日。而。忽。焉。冰。消。瓦。解。於。一。旦。可。
憐。彼。思。數。日。來。二。人。雙。飛。雙。宿。歡。愛。正。濃。方。冀。天。長。地。久。而。忽。焉。
中。斷。於。一。旦。可。憐。彼。思。二。人。愛。情。如。此。其。摯。而。忽。焉。將。生。離。死。別。
無。復。重。圓。之。望。可。憐。彼。思。月。香。以。如。是。之。人。物。乃。終。不。免。於。惡。魔。
之。手。而。已。又。無。術。救。護。可。憐。彼。思。美。人。已。入。手。乃。忽。焉。爲。他。人。所。
奪。而。已。將。作。陌。路。之。蕭。郎。可。憐。彼。思。如。此。美。人。彼。蒼。何。故。相。妬。必。
使。名。花。墮。溷。而。已。又。無。術。挽。回。可。憐。

斯。時。也。月。香。可。憐。彼。思。數。年。來。自。愛。自。守。之。苦。衷。終。失。敗。於。一。旦。

可憐彼思彼與鏡吾數年愛慕今始訂交準擬白頭相守而終分拆於一旦可憐彼思抵蘇以來蒙鏡吾多情青眼優待準擬從此錦片前程儘儂消受而終劍分捧打於一旦可憐彼思歸崇後已必死守前盟誓不改志不知受彼惡魔等若何蹂躪若何荼毒可憐彼思己之資稟頗非愚蠢且生而抱過人之痴情幸得良匹謂可終身無恨孰意命之不辰天偏相妬終齎志以沒世可憐彼思鏡吾之人物實己所深愛幸彼不棄寒微許爲知己孰意一旦風摧連理此後恐不能再見斯人一面可憐彼思己之人格豈屑與庸夫俗子爲伍何不幸而生此不自由之家庭致受傖父之辱而莫可如何可憐

嗚呼。嗚呼。愛河。浪險。孽海。風狂。好夢。難長。盛筵。易散。一人。無可。主。惟緣。法事。最難。言是。愛情。一嗚。呼。煞是。可憐。

無可。奈何。而含。怒之。老子。又淘。淘連。促。二人。束裝。嗚呼。苦哉。二人。至此。不得不。忍淚。草草。收拾。行李。從鏡。吾父。出旅館。吞聲。以上。火車。

驚笑曰。是篇純用驚雷掣電之筆。突兀奇詭。另是一副筆墨。

既純用突兀奇詭之筆矣。乃其間忽着『鏡吾可憐』。『月香可憐』。二段淒惋嗚咽文字。恰如雷電之餘間。以苦雨淒風之韻。鼓鞞之際。雜以哀絲素竹之聲。讀者爲之。忽駭。忽悲。不知所可。

第十七章 情場末路

「情淚一江水。愁心千疊山。」楊子江中之潮聲。嗚咽往復。似訴離人無限悲懷。天風送愁。瑟瑟撲人衣袂。遙望海上繁華世界。猶留青青一髮於江天相接之水平綫上。於斯時也。鏡吾偕月。香已隨鏡。吾父及楊某離姑蘇。經歇浦。乘輪舶渡江而北。而將返乎崇明矣。二人在舟中含淚相對。默然無言。胸中各抱萬斛牢愁。既憂抵崇後不知若何情形。又冀抵崇後或有挽回之術。志忑起落。猶百沸之湯。瀰其腸肺。時而四目相視。欲啟唇相語。又懼人聞。不敢發。吻斯時二人之苦況。真有非復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所能形容者。惟有盼機輪之緩轉。得多片刻之坐對。且恨不使輪船長住水。

中二人長居船內千秋萬歲永永相對不復再抵岸上也雖然可怪哉時間愈欲其長愈覺其短可恨哉輪船愈望其遲愈覺其速惱人之汽笛忽焉而鳴鳴一鳴似告二人之將離而催其速行者則船已抵埠矣是時二人心中平添無限愁思月香謂鏡吾曰一我兩人方期永好不意中道忽遭惡魔之阻力妾已自知此次抵家必無更得免於虎口之望妾已滿拼一死竊思此茫茫萬頃長江之水古今來英雄豪傑佳人才子情痴情種之葬身此中以終古者何限區區薄命人更何足道不若自投汪洋巨浸中猶得保全此清白之軀以還君不猶愈於受強暴之辱乎嗚呼噫嘻妾長辭矣君恩未報期以來世惟願君努力前途勿以妾爲念一言畢